

合肥文字 合肥的小街小巷

梨花巷里寻梨花

一条路，曲曲弯弯

樊洼路里的乡愁

茂荫浓处是翠庭

湿地绵绵润桐杨

刘政屏 / 主编

HEFEI DE
XIAOJIE XIAOXIANG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合肥文字 合肥的小街小巷

刘政屏 / 主编

HEFEI DE
XIAOJIE XIAOXIANG



APE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合肥的小街小巷/刘政屏主编.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7.3

(合肥文字系列)

ISBN 978-7-5396-5982-4

I. ①合…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4115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韩 露

装帧设计:徐 睿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64235059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4.75 字数:200 千字

版次: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合肥文字 合肥的小街小巷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HEFEI DE
XIAOJIE XIAOXIANG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面的话

在“合肥文字”系列丛书里,《合肥的小街小巷》酝酿的时间最长。3年前就已经形成完整的选题,也得到了诸多文友的赞同和鼓励,后来由于运作上的一些问题而耽搁了下来。但这个选题一直为文友们肯定和支持,多次建议尽快付诸实施,去年的某一天,一些文友甚至还签字画押愿意分担发行上的压力,其情真意切,让人感动。

合肥是一个古老而新兴的城市,急速的建设和扩张,将她变得时尚而靓丽,与此同时也将她的个性和特色逐渐淡化甚至抹去,所幸在这座城市的小街小巷和乡村集镇里,这些个性和特色还是那么鲜活、生动,让人不禁唏嘘、感慨。

一个城市里的小街小巷所承载的,不仅仅是民风民俗、人文历史,还有着许多人的情感和经历,独特的景致和风格背后,是它的特有的记忆和内涵。我们现在去写身边的小街小巷,就是要挖掘这些记忆和内涵,让一条条看似普通甚至有些雷同的小街小巷展现出自己特有的魅力和色彩。

在这本书里,无论是土著还是移民,无论是年近古稀的老者还是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大家都以饱满的情感,平实的笔触,描写着他们心中的那条街那条巷,他们对于这座城市的理解和爱,真挚而透明。了解一座城市,从小街小巷开始;了解这群可爱而执着的人,从《合肥的小街小巷》开始。

前面的话 / 001

梨花巷里寻梨花

许春樵:飞凤街与城隍庙 / 003

苏 北:曙光路的回忆 / 007

常 河:梨花巷里寻梨花 / 010

刘政屏:小马场巷的前世今生 / 014

敏 夫:撮造山巷上空的月光 / 018

李学军:回望九狮桥 / 022

胡作法:我家曾住丁家巷 / 027

陈 频:小巷老井古槐 / 034

吴 玲:流年碎影安庆路 / 037

姚 云:一条路,落叶无径 / 045

市 桐:消失在时光里的街景 / 050

一条路,曲曲弯弯

刘政屏:青弋江路的格调 / 055

敏 夫:一条路,曲曲弯弯 / 058

许若齐:一条大路曾经细又长——黄山路忆旧 / 061

章玉政:那时年月龙河路 / 064

张 扬:桐城路纪事 / 067

恭小兵:寂寞深深天王巷 / 072

程耀恺:重阳木下永红路 / 075

- 马丽春：书箱路那些风雅逸事 / 079
夏业柱：庐江路的慢生活 / 083
王维红：那一条清香四溢的农科南路 / 086
王张应：合欢路上真的有合欢 / 090
董 静：清新有爱的沿河路 / 096

樊洼路里的乡愁

- 赵宏兴：站塘路 / 101
苏 北：大众巷里的三个女人 / 105
薄其红：书页扇香填海巷 / 110
刘政屏：有关七桂塘的记忆 / 116
姚 云：樊洼路里的乡愁 / 120
王大为：那一年，那小巷 / 129
市 桐：路上的风景 / 132
红 梅：青龙潭路边的记忆 / 135
董 静：一条大道 一路风景 / 138
叶 纯：书香悠悠新华巷 / 142
刘学升：马冲路的故事 / 145

茂荫浓处是翠庭

- 常 河：烟火深处拱辰街 / 153
赵 昂：斑驳日久的井梧巷 / 158
夏业柱：学院旁的小街 / 160
李学军：茂荫浓处是翠庭 / 163
杨立新：悠悠四古巷 / 168
王张应：没有海关的海关路 / 172
杨修文：深深的巷子 深深的情——记吴家衙巷 / 177
吴 玲：回首迢递男人街 / 181

李海燕：民以食为天——琥珀山庄小吃一条街散记 / 186

王维红：时光流年里的白水坝 / 191

阿 兰：烟火人间双岗老街 / 196

袁 平：人来人往前进巷 / 201

湿地绵绵润烱场

许 辉：湿地绵绵润烱场 / 207

刘邦宁：走过黄屯老街 / 214

鲁 军：长临河古街 / 217

李学军：人在三河 / 219

杨立新：吴山镇的经年留影 / 223

梨花巷里寻梨花



飞凤街与城隍庙

如果说田埂是乡村的标记,那么街巷就是城市的条形码。

街巷是为城市准备的,一个个“井”字形的街巷像拼积木一样拼起了一座城市。

当年我从乡村田埂走进城市的街巷,对街巷的迷恋就像一个穷人对面包一样贪婪,穿街走巷是我在安师大读书之外最激动人心的课外活动,吉和街、青山街、申源街、半亩园、冰冻街,尤其是沿青弋江的“十里长街”,老街上的每一块石板、每一座马头墙、每一个没落的商铺连同那个时代的外语单词,统统驻扎在我青春的记忆里。锈迹斑斑的街巷没能留住逝去的繁华,但极大地调动了我对城市天马行空的想象,我在想象中还原和再造城市的历史风情和人文轨迹。

及至我研究生毕业后来合肥,我对街巷的热情已被生活的压力耗尽。那时我的目光已经不再盯住街巷的建筑以及历史与文化,每天走过飞凤街与城隍庙,视线里是连片成串的商店以及堆积如山的商品,商品从店里边一直铺陈到店外街面上。黄昏的时候,一些流动摊点也出来了,他们将从温州、义乌那里倒来的小电风扇、收录机、剃须刀、打火机、皮鞋、墨镜、老头衫、大裤衩等小商品堆满了飞凤街路两边和城隍庙大门口,流动摊贩、行人、自行车、摩托车还有少量的汽车将飞凤街城隍庙的三角地带堵成一个炸了锅的“难民集中营”,而商店音箱里则无休无止地滚动播放着《一无所有》《我

的未来不是梦》之类既励志又令人绝望的歌曲。歌声被人声淹没的时候，天就暗了下来，飞凤街和城隍庙的霓虹灯先后都亮了。那时候我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编辑部在飞凤街长二小一幢办公楼的四楼租了三间办公室，楼下飞凤街商铺的缝隙里有一个开水炉，我每天都要去冒着枯黄色煤烟的开水炉那打开水。肤浅的经历，微薄的薪水，穷困潦倒的我当时压根买不起琳琅满目的商品，所以我每天都被满街的商品诱惑并伤害着。

城隍庙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是合肥商业零售最具活力、最具影响力、最具凝聚力的超级航母，飞凤街是城隍庙的延伸，也可说是城隍庙的翅膀，因为飞凤街直接勾连着长江路和三孝口，从繁华的三孝口和长江路去更加繁华的城隍庙，谁都不会绕过飞凤街，飞凤街就像点燃炮仗的一条引线，到了城隍庙，引爆火药，满目商品如火光四溅，烈焰张天。

面对着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我有一个非常奢侈的想法，有朝一日，我要是能够随心所欲地买大裤衩、买塑料拖鞋，再给幼小的儿子买一个装了电池的玩具汽车，那就太潇洒了，能活到这个份上，这辈子就够本了。如果再具象概括一下，当时我最大的物质理想就是能随心所欲地花上一百块钱。

飞凤街和城隍庙为什么能让我在二十多年后依然刻骨铭心，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刺激起了我的物质欲望。我从小就对物质没有欲望，成年后的物质欲望就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窝，有饭吃，不要饿死就行了。这几乎就是本能性的。

飞凤街和城隍庙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生活的理解。刊物要发行，发行就是想办法挣钱，放下手头的稿件，就谈如何挣钱，我从长二小四楼下来，背着刊物的胶片，从飞凤街出发，去武汉、上海、铜陵、马鞍山等地跟书贩子们谈合作发行的费用。这对于我来说，不只是挑战，更是打击。你所捍卫的安贫乐道仙风道骨，在哗哗作响的票子面前轰然倒塌，给我理性之外暗示的是，飞凤街和城隍庙的那些此起彼伏的新潮与时尚商品，我无法买得起。

飞凤街、城隍庙一带有穿的、用的、玩的，还有吃的，以城隍庙为核心，飞凤街、安庆路、霍邱路、卫民巷、四古巷、人民巷一带密布着形形色色的大小餐馆，多以快餐、风味小吃为主，也有一些装潢比较考究的酒楼，生意似乎并不火爆，逛城隍庙的多以年轻人和城市平民为主，有钱、有权、有身份的人是不来的，比如我弟弟是做国际贸易的，他就从来不逛城隍庙。所以，城隍庙一带是平民购物的天堂，是穷人的俱乐部。高档酒楼开在这一带，等于是到建筑工地演出普契尼歌剧《茶花女》。但这一带特色小吃和快餐盒饭特别火。我记忆中最刻骨铭心的是“老头小鸡店”，在拥挤狭长甚至有些杂乱无章的巷子里，一间间冒着油烟的小屋里，锅灶连着餐桌，土碗、土桌子、土手艺，清一色的土菜，其中最昂贵的菜是烧小鸡，10块钱，盛在一个广口的土碗里，土鸡，红烧，加了辣椒、蒜子、八角，很香，很鲜，每个月，我会很奢侈地带着在三孝口永红路小学读书的儿子来老头小鸡店挥霍一顿，一碗鸡，加一盘3元的土豆炒青椒、一盘2元的卤水煮海带，再加上两碗米饭，总共16块钱，父子俩吃得满嘴流油，热血沸腾。我儿子说：“我们天天来吃好不好？”我说：“不好！”

在老头小鸡店，我还招待过外地来的作者，还有后来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做台长的学弟。前年在北京喝酒时，他还回忆起当年我们在城隍庙老头小鸡店吃红烧鸡喝啤酒的情景，酒喝的是在合肥早已永垂不朽了的“廉泉啤酒”。师弟当时在北京广播学院读研究生，我高价托他去采访中央电视台的几个当红主持人，那些堪称完美的独家采访方案就是在飞凤街的四楼和城隍庙的老头小鸡店里策划出来的。

我在飞凤街和城隍庙这里总共待了一年半的时间，近距离地感受并认知城市就是在这完成的。年轻时对街巷是一种文化想象，而成家立业后，街巷就是你城市生活的一个事实，你不需要对街巷负责，但你必须对一家老小的具体生活负责，这时候街巷并不期待你去欣赏她，而是你要与她实现物质对接，不愿对接和不能对接是尴尬的，也是狼狈的。

生活常常被一个细节改变，正如我被飞凤街和城隍庙重新塑造。如今，

我走在各式宽广气派的马路或大道上时，仍然不觉得那就是城市，在我的人生词典里，唯有飞凤街和城隍庙才能注解城市的内涵，那里有如潮水般的叫卖声、歌声、人声，还有新鲜的油漆味以及呛人的油烟味，正是那些繁荣而混乱的场景才描绘出生动而真实的市井气韵和城市性质。

曙光路的回忆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秋雨中的黄昏，我们一家三口坐着一辆小型卡车驶进合肥，穿过大半个当时还破烂不堪的城市，拐进了一条叫曙光路的弯曲的小街。那天下雨，正值江淮地区的雨季。雨滴打在夏季浓密的梧桐树肥厚的叶面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

那是一辆蓝色的丰田皮卡，经过三天的旅行，我们从北京，经天津、河北、山东（沿途我们还游览了趵突泉、泰山和曲阜），回到了合肥，开启了人生的另一个起点：安徽的工作、生活岁月。

那时黄山路还远没有开建，曙光路从一环的屯溪路进来，折曲有一公里左右，深入内部，左手一个大铁门，就是我工作单位的宿舍区。那时还没有商品房的开发，员工所有的住房都由单位分配。宿舍区偌大一片地皮，建有六七幢六层左右的楼房。楼房之间的甬道曲曲折折，被密密的行道树遮蔽。行道树在夏日阳光的照耀下发出一阵阵的香气，我于是知道了那种树叫香樟。院子里设施齐全，有招待所、食堂、浴室，还有一个不错的篮球场。

曙光路上商铺林立，卖光盘的、卖成人用品的小店到处都是，还有许多小饭店，最多的是发廊和按摩房，它们装着推拉门，里面的光线很是吊诡，很是诱人。因为北头有一个小学，所以路边又伸出许多卖文具、本子和小食品的摊位，整日人来车往，乱糟糟的。作家许春樵刚来合肥，就住在曙光路某处出租屋里，他每天行走于这些小饭店和发廊之间，给了他不少的创作灵

感,他的长篇小说,有许多素材皆取于此。我来了之后,对路头的一家小书摊颇有兴趣。这是一家夫妻店,他们从卖书报开始,逐渐增加小学生的读物,挣孩子们的钱,同时卖些饮料之类,生意真是越来越好,他们夫妻脸上总是有笑容,摊位向路中心也越伸越远。男人总是骑着一辆摩托车进货。有时他进货回来,正好被我撞见,我便会歪着头看他下货,一擦一擦的《读者》和《足球》等。也有文学刊物,我需要的刊物,他这里大多可以见到。几年下来,我们也混熟了,也能大致知道他的名字,并知道他的老家在郊县长丰的乡下。有一段时间,每到下午,他们摊位附近的熟人就过来打牌,打一种叫“炸鸡”的牌,可以带点彩。我有时周末下午没事,就过来看看,一来二去,我也是更想融入他们的生活,便参与他们的游戏,也与他们“炸鸡”。这种游戏,讲起来赌得很小,每次“上锅”才一块钱,可抓了牌之后,以为自己的牌还不错,于是便接着“上锅”——“上锅”也是一块钱,但也可以加番,变成两块。别看一块两块,一会儿便可以丢上去一二十块钱,结果没“诈”到人家,“开锅”一看,自己牌小,十几块钱便没了。这样几个小时下来,能输掉一两百块钱。有一回我才一会儿便输了一百多,脸上就有些挂不住,抓牌出牌都有些急躁,而他们表面冷静,却处处打压着我。这些人多在下层,可精明之处一点儿不差,甚或可以说,精明得很呢!我后来一直怀疑,他们几个可能联手“诈”我的钱,以为我傻,以为我钱来得容易,故意讹我。

曙光路的南头,几乎都是卖菜的,原来并不规范,路上摆的都是摊子,后来街道规范管理,专门建了市场,摊位归于大棚之中。

菜市场内琳琅满目,充满生机。各种蔬菜,青绿红蓝。冬瓜、芹菜、菠菜、青蒜、茼蒿、花菜、香菜、苦瓜、茄子、胡萝卜、生瓜、土豆、黄瓜、蒜苗、蒜黄、西红柿、乳笋、刀豆、鲜藕、红薯(山芋)、洋葱、山药、南瓜、茭瓜、丝瓜、豌豆、黑猪肉、鸡鱼鸭鸟……应有尽有。

我最感兴趣的还有一家水果摊和一个卖卤货的人家。卖水果的早先是一个很小的摊位,后来不断扩大,全家人上阵,把个水果摊经营得活色生香。水果品种齐全,红红绿绿:香蕉、葡萄、冬枣、山楂、沙田柚、红心柚、水晶梨、